

“麻烦”不麻烦

◎杨应和

现在,我总是几乎每周都大包小包、拖儿带女地到乡下的父母那里吃饭。母亲为了我们忙忙碌碌,每次都整整一大桌子菜,让我们个个吃得脸色红润、开开心心。

这也是我近几年才采取的行动。以前,我一直忙这忙那,难得回家一次,每次回家之前都是提前打个电话通知他们,而母亲每次都忙着准备丰盛的菜招待我们。我在吃的方面不怎么讲究,有啥吃啥,不由带着疑惑问母亲:“干吗把我们当客人对待?”母亲说:“没事,我们一直就是这样,生活水平提高了,就应当享受生活。你们来,不过就是添几双筷子。”

父母亲退休了,拿着不错的退休金,该颐养天年了。他们从艰苦岁月过来,如今老了,过过安逸、富足的老年生活是应该的,所以我以为他们只是稍微做了点夸大,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那一餐餐美味可口的饭菜。

那天,我需要到老家村部办理一些证明,本以为要办一天,所以没有提前通知母亲一声。没想到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,没有一丝耽搁,全部办完了,一看手机才近中午,所以就想悄悄地回家给母亲一个惊喜。

当我蹑手蹑脚地打开虚掩的大门时,就听到电视机里传来的声响,我猜想母亲在看电视。那几年,母亲听力下降得厉害,所以看电视的时候,声音都开到非常高,一般人好远都能听到。母亲从窗户里看到了我,连忙跑出来对我说:“回来了,怎不提前招呼一声,不然去买菜了。”

什么?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,琢磨着母亲的话——我提前招呼,母亲才去买菜;那我要是不招呼呢,他们会吃什么饭菜?

这时,父亲从厨房里出来,手里端着一碗咸菜豆腐汤。我眼睛迅速地扫了一下堂屋的餐桌,除了刚盛好的两碗白米饭和一小碟酱瓜子外,就再没别的菜了。

我瞬间明白了一切。原来父母亲的“享受生活”,是一直过着如此清淡、简朴的日子。只有儿孙回家时,他们才忙着做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惭愧不已。在父母亲心中,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多么幸福、多么甜蜜,再苦再累都愿意。

我心里酸酸的,借口要赶回去,连忙向父母告辞。转过身,眼泪不由落了下来,任凭父母在后面呼喊,我就是不回头,反而脚步更快,唯恐让他们看见。

自那以后,我会隔三岔五地提前通知父母,说我要回家吃饭,然后带着妻儿、拎着各种补养品、父母喜欢吃的食物回家。有人说我是“巨婴”,有人说我是“啃老族”,也许他们是开玩笑,不过甭管别人怎么说,适当“麻烦”父母,让父母吃好,我就心安了。



展翅

◎子穆

补上恋爱那一程

◎徐其文

偏偏女儿是个慢性子,“快点、快点,再磨叽就来不及了”是我和妻子挂在嘴边的口头语。这种“战斗”式的匆忙生活持续了十多年,直到女儿上了大学。

可是,我们俩的恋爱还是没有正儿八经谈起来。因为,我们都在工作,事业也都发展得如火如荼。

终于,我们盼来了双双退休,女儿也成家立业,再“恋爱”时机成熟,默契地相约走起。

博物院是我们最好的“恋爱”地点。我们经常携手漫步在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园林里。繁花似锦,我会多角度为妻子留下倩影;鸟叫虫鸣,我们一起驻足细细倾听。天气好时,我们租一条小船,随清波荡漾,观鸥鹭嬉戏;累了,我们找一处幽静地坐下,长久地彼此看着对方,觉得甜蜜从心里溢到了脸上……

傅首尔说,爱是花很多时间在一起,做一些无聊的事。有一次,我和妻子一起去银行办理业务。走进附近的银行网点后,工作人员告知小网点不能现场办理。于是,我们俩决定坐公交车去更大的分行网

点。一路上,我们欣赏街景、观望行人,妻子不时将头倚靠在我的肩上窃窃私语。到达分行网点,那是一处老城区,还有不少老房子,我们没急着办卡,而是钻进胡同游玩拍照。办好银行卡后,我们感到意犹未尽,转到了附近的商业区,手牵着手在综合体各楼层闲逛,什么也不想买,却十分满足,原来,相爱的两人在一起,虚度时光也是美好的。

“你们俩是我见过的最亲密的一对。”那天理发时,给我理发的刘师傅笑着说。之前,我们俩无论是妻子做头发还是我去理发,对方都是全程等待。如今退休了,我们更有时间相互陪同。无论我什么时候理发,妻子会先帮我洗好头发,再看着理发师给我剪发,直到她对我的发型完全满意。今年,妻子还为我购买了一款治疗脱发的药剂,坚持每天定时给我抹搽,近期真见到明显效果了。我曾问妻子烦不烦,她说:“傻瓜,喜欢一个人,就是让他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”

新秋伊始,我和妻子又有了共同的新计划,那就是一起走进老年大学,补一补同窗求学的时光。

光

◎瞿光唐

夜幕降临,南通市十二中教学楼灯火通明。校门口,年轻人三三两两成群,推着自行车鱼贯而入。市职工夜校文化补习班的班主任们早早地迎候在教室门口,查验听课证,并在点名簿上打钩记录。任课老师们特地提前到校,在教室里为学生答疑解惑。“丁零零——”上课铃声响了,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楼上楼下,20多个班级同时开课,场面十分壮观……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一夜校场景,让人无法忘怀。每每想起,当年初中、高中文化补习以及自学考试、成人高考辅导等职工业余教育的点点滴滴就会在我脑海里浮现。

1982年年初,我回南通任教,有缘与主城区的业余教育打交道。

1983年3月1日,南通地、市合并。南通市电大发展迅猛,很多在职职工都靠在业余时间读电大课程获取大专文凭。各行业系统纷纷为本系统在职职工举办电大班,南通市供销社的电大班也在此时应运而生,学员40多人,我受邀到该班兼课。许多学员是为了报考高校来这个班学习的。在入学资格考试之前,有两个月的入学资格考试复习时间。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,我就根据考试大纲要求,想方设法为学员拾遗补阙。课余时间,我除了备课、批改作业外,还编写补充复习资料,自己动手刻写钢板、油印,尽可能为学员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学习内容。

学员们平时都忙于工作,还有繁重的家务牵累,但他们克服困难,坚持到校,一课不落。我也不敢有

丝毫懈怠,从未请过一天假。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,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该班学员在电大入学资格考试中全部合格。

环境育人,耳濡目染,受“向师性”影响,我见贤思齐,业余兼课不敢有丝毫懈怠,居然连续多年获得学校、市乃至省部级表彰。“耗散结构理论”阐释说,红烛在燃烧自己的同时,也同样照亮了自己。诚哉斯言!

随着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,以文化补习、自学考试、成人高考辅导为主的夜校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我们有理由怀念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夜校灯光,一大批中青年人在灯光下获得了知识,弥补了耽误的青春。现如今,他们早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精英,正在为早日圆中国梦而不遗余力。